

葛萝松

■安武林

何关注,自由生长,比我们细心呵护的花花草草长得更健康,更富有生命力。

突然,在茂密的草丛中,我发现了一种形状很特别的植物。一寸多高,线性的叶子,细长,如丝一样,很像丝绸的镂空的工艺品。我很惊讶,与众不同的东西总是能给人一种惊喜和震撼的力量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几株植物挖出来,移栽在自己的花盆里,放在窗户外面。我很想知道它们长大后的模样,更想知道它们是什么植物。

通过网络,我得知它们叫葛萝松,是旋花科一年生缠绕草本植物。缠绕性的草本植物我见得不多,但牵牛花是

众所周知的。不过,我不知道,有什么缠绕性的草本植物,能比葛萝松更柔弱、更纤细,也许,比它更显得娇弱无力的草本缠绕植物更少吧。那些葛萝松的叶子,像是空气中飘浮着的羽毛,轻飘飘的,没有一点重量。尤其是微风吹拂的时候,感觉它们都快飞起来了。

葛萝松的叶子虽然很细小,但是中脉深陷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的。这种植物很容易触动人心灵柔软的部分,犹如人们看见婴儿一样。小小的生命,惹人怜爱。好在它的根也很小,用小小的花盆就可以。葛萝松喜欢光,但不能暴晒。暴晒下的葛萝松的叶子,会软塌塌地耷拉下来。

葛萝松细长光滑的蔓生茎,虽然柔软得一塌糊涂,但它的攀援力很强,一旦缠上窗户的护栏,无论多大的风,都休想损伤它一根毫毛。看来,大自然的一切生命,都被赋予了顽强的品格,只不过它们顽强的一面常常不为人所知。

葛萝松如此娇弱,但它的需求却很简单,像野草一样,很容易养活。除了每日浇水,在它的生长周期仅施一两次肥就可以了。换句话说,几乎不用操心,人人都可以养。

葛萝松的花朵,非常漂亮,五角星形状,颜色鲜红,像人们盖章用的印泥。和别的花不同的是,它的花柄出奇地长。因为花柄较长的缘故,给人

的感觉这些花好像并不长在叶子上面,更像是悬在空中。如果有风,花朵摆动,真像是星星在移动。它们在飞,它们在舞,妙不可言的感觉。美好的东西,总是会带来葱茏的诗意和美妙的想象。

葛萝松的花朵,在秋天格外醒目。虽然星星点点,犹如点缀,但它却总能吸引人们目光,从而成为周边植物的中心。每天早晨花儿绽放,每到晚上花儿会自动闭合,植物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。

我更喜欢葛萝松的另一个名字——五角星花,因为它很形象,更富有大自然的气息。

芦花满眼秋

■王永清

夕阳缓缓隐去,金色的余晖映着芦苇丛,散发出柔和的光芒。在湖边看芦花,是一件很惬意的事,那些簇生的芦苇,顺着湖岸蜿蜒生长,白蓬蓬的芦花风姿绰约,在天幕下漫无边际地飞着。我蓦然想起,家乡的芦花也该开了吧。

儿时的家乡,水渠周围、水库旁边、鱼塘边沿,到处都是芦苇,它们野蛮地生长,疯狂而自由。

芦苇在春天萌动,鹅黄的尖头一掐就断,母亲采回芦芽,放在滚水中焯一下,剥掉笋衣,嫩茎呈竹节状,炒着吃,清香。

初夏之时,芦苇开始抽杆拔节,长得郁郁葱葱,我们在芦苇丛里捉迷藏,或采来细长的苇叶做成苇笛,吹出悠扬的旋律。

待到秋冬时节,洁白的芦花苍苍茫茫,飞舞中透着灵气。芦苇则脱掉一身碧绿的装扮,换成金黄或绛红色,在飒飒秋风里,摇曳成一抹淡醉幽香。

天色渐暗,此时看芦花,在水汽迷蒙中,白色的花朵漫舞浅扬,用手触摸,软绵、蓬松,十分轻盈。芦苇也成了鸟儿栖息的天堂,不时有倦鸟飞回,隐于芦苇丛中,喧闹嬉戏,声音像在清水中濯洗过一样,清脆而水润,苇秆也随着鸟鸣声荡漾。

从古至今,无数文人墨客寄思于芦苇。芦苇不仅可入画入诗,作为一种自然资源,芦苇的用途也很广泛。如今,芦花已穿越千时时空,靓丽在现代人的清爽日子里。

奶奶的手很巧,她会用芦苇编篮子、编苇席,也会用芦苇梢编扫帚,用芦花来装枕芯。此外,芦苇还具有净化空气、调节湿度、护土固堤、改良土壤的功能。

据医书记载,芦苇的叶、花、茎、根均可入药。记得小时候,每当我“上火”时,母亲便会到河边抽一些芦苇芯回来,熬水让我喝。

去年,在芦花开放之时,我剪回几株硕大、飘逸的芦花,插进花瓶,摆放在室内案头,野趣十足,将室内渲染得格外清新,心境也瞬间变得宁静幽远起来。芦花蓬松若云,一年之内都不会飘落,此刻,案头的芦花,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俗话说:“坚如磐石,韧如蒲草。”清瘦的芦苇,不惧风雨,看似柔弱,骨子里却透着坚强。它与世无争,淡泊宁静,从容成为一道风景,每次见到它,我的心中都会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。

■乡村纪事

旧时养蜂人

■西杨庄

周末,我与妻子一同回乡下老家。一到故乡,我俩便兴奋得如同回到童年,流连于田间野外。

傍晚,落日将橘黄色的光晕弥漫在天边。田野空旷而寂寥,只有盛开的胡麻花与苜蓿花在晚风中荡起层层细浪。路边,无名的野花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一只只蜜蜂“嗡嗡”地左飞右舞,那翅膀扇动的声音犹如歌声。歌声中,往事的花瓣又飘浮在我记忆的涟漪上。记得多年前,曾有一家养蜂人在这样的歌声中来到我们的村庄。

当时,我骑在门前的矮墙上,注视着养蜂人将一个箱子卸下来,哥哥告诉我,那箱子是养蜜蜂用的。养蜂人以极快的速度搭起了一顶帐篷,好奇的我曾进入帐篷,他们热情地用蜂蜜款待我。渐渐地,我们彼此熟悉了,我便常去那里玩。

每天早晨,他们收拾好柴生火做饭,往往都是弄得烟熏火燎的。到了晚上,他们将一块脏兮兮的地毯铺在地上,就睡在地毯上面。每当月朗星稀的夜晚,我便和他们一起盘腿而坐。养蜂人的生活很苦也很单调,他们每到一地,与当地人们刚熟悉就得走,又得漂泊异地。他们总在为生活而流浪。

在我们村待了一个多月后,所有的花都开始凋谢了。养蜂人又要走了。临行前,那个男孩对我说,来年也许他们还会再来。男孩将一碗蜂蜜举过头顶送给我,我接过碗憨憨地对他一笑。

夕阳中,橘黄色的光晕将他们照得耀眼,如同碗里的蜂蜜一样金黄。



蚶江海边

高红卫 摄

■往事随想

微微的星光

■王小凤

教室里看一眼,然后满意地下来,转身回办公室。

印象中,我上一年级时,她就是我们的校长。上二年级时,有一次我得了奖状,她给我颁的奖,奖品是一个铅笔盒(里面有五根铅笔和一块橡皮擦),还有几个小本子。因为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获奖,而且是“三好学生”奖,自然印象深刻。三四年级悄然而过,到五年级时,她成了我的老师。

她的声音很好听。有一次音乐课,她把简谱画在黑板上,然后教我们唱歌曲《我的祖国》: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生活在北方的孩子,从没见过稻花,也没闻过稻花香,但是她甜甜的、悠扬的歌声,让我在多年后有机会见到稻花时,还是狠狠地呼吸了一下空气,闻了闻稻花的味道。

数学课上,她拿着三角板和圆规,一眼一眼地把内容讲得透彻的。在女校长的数学课上,大家都听得认真,学得仔细,数学成绩自然都不错,成为大家的强项。

■有感而发

城市里的田园牧歌

■何恭漂

踞在灵秀山旁的燕子山上。柯顺公园的捐建者是旅港乡贤蔡衍善、蔡丽双伉俪,它饱含着乡贤的深情,蕴含着乡亲的厚爱,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散文诗式休闲的好去处,让人不禁击节而歌——灵山更灵,秀水更秀……

公园独树一帜而别有洞天,且不说活脱脱的水,也不说美轮美奂的亭台楼阁,似锦的繁花,飘香的四季,单说它的田园风味,就足够引人入胜了。

公园地处城乡接合部,深得人们厚爱,晨练的男女老少,有的来自近郊,有的来自市区;有跑步来的,有坐摩托和小车来的,他们

在大学校园宿舍里,谈论以往教过自己的老师,是不可或缺的话题。有人说她遇到的哪位老师有多好,有人说某位老师的一句话可以让她铭记一辈子。我呢,我说,我遇到的老师都挺好的。

比如,那位教我们数学的音乐老师——没错,我的数学就是音乐老师教的,没毛病。小学五年级时,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女老师。她具有“多重身份”,她既是我们的校长,是决定我们下课铃何时响的人。同时,她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,还教我们数学。

女老师,女校长,音乐老师,教数学,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她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。她是一位严厉的老师,眼神很犀利,但不随便发脾气,同学们都怕她,或许是因为她从内而外的那种“气场”。

女校长不到50岁,个子不高,胖胖的,脸上布满细纹,每次她从办公室出来时,踱着步子,慢悠悠的,离很远时大家就已经知道她来了,但她还是会不遗余力地抓住窗沿,站在约20厘米高、七八厘米宽的台阶上,使劲地往

时光如流,某些记忆被冲洗被淡化乃至于遗忘了。但对于几处溢韵流芳的名园,常常使我在欲念的驱动下远思那动人的人风采来。

例如红叶无边的香山,一派生机,一片辉煌,奏响了壮阔刚劲的秋之赞歌,连白发长者也会闻香起舞,燃起青春热情的火焰。又如新加坡圣淘沙,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和蜡像馆里稀世的人文景观,和谐地组合,意境高深悠远。

再如澳门螺丝山公园,一道栅栏围护着一个峰峦,山道盘旋到最高处的螺丝帽,登临极顶而小天下,性格粗犷者定会忍不住抒发久蓄胸中的豪情壮志来。还有眼前的柯顺公园,它雄

■人生百味

红薯飘香的时光

■薛国英

每次看到路边的地摊,我便想起多年前摆地摊的情景,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……

那一年,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,让我倍感压力。“我得挣钱了,这点工资难以养家糊口。”我对老婆说。“可是你还能干啥?”老婆不无担忧地说。

我忽然想到烤红薯,那时正是冬天,烤红薯是个好生意,而且大街上摆摊卖烤红薯的并不多。于是,我开始张罗起来。想摆摊卖烤红薯得准备小平车一辆,烤红薯炉子一个,秤一杆,煤球若干。

小平车家里有,秤和煤球可以买,唯独这烤红薯的炉子需要自己制作。可是我又不做,怎么办?我忽然想到二姐夫,便请他帮我制作炉子。

我买来一个大铁桶,将桶盖处切割掉,二姐夫和一些带麦秆的泥,帮我做了一个烤红薯的炉子。那个炉子很重,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将它固定在小平车上。

烤红薯需要那种甘绵甜的红薯,为了收集红薯,我跑了好多村庄好多人家。那时候,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打听谁家种有那种红薯。最后,收购了约两千斤红薯,雇了一辆拖拉机拉回家里,入了红薯窖。

那天,我用棉花柴将烤红薯炉生着火,把几块煤球放进炉膛内,又将洗干净的红薯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摆在炉膛里的铁篋上,然后盖上炉口。约40分钟后,一股特别的香味从炉膛里飘逸出来。

我把烤好的红薯一个个整齐地摆放在炉桶外。虽然这是我第

■童年回忆

住在船上的女孩

■叶子

有些记忆无法随着光线一起消散,即使已经过去了20多年。

有一年秋天,在河的那一边,挨着我家田地的地方,停靠了一条船,船上有一个屋,我们一般称之为“船屋”。船屋上住着一户人家。每次回想起船屋,总会和《千与千寻》中的场景混淆起来——船屋对于儿时的我来说,就是充满魔法的另一个世界。

船屋上住着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女孩。或许是因为年龄相仿,那天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。女孩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玩。我第一次被邀请到船屋,就好像千寻走进了神秘小镇。船屋的装饰其实和我家差不多,只是面积很小,一共两层,楼上一层窗帘紧紧遮挡着,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什么被封印的怪兽冲出来,让我不敢多看。

我小心翼翼地跟随女孩来到了一楼,一个不大的客厅。客厅中央放着一张桌子,桌子上放着常见的水壶。女孩妈妈见到我来,非常开心地拿糖果招待我。我把糖果放进了口袋里,没敢吃。

女孩长什么样,我已经记不清了,我只记得她扎着两个好看的马尾,有着我羡慕的长发,讲话声音软软的。女孩对于我的到来非常

一次烤红薯,但是烤出来的红薯还是不错的,外焦里嫩,香甜可口。

然而,真的要拉车上街摆摊,却面临着“面子”问题。毕竟,我从小到大从没摆过地摊。当时,我曾一度打过退堂鼓。

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把那辆车拉到大街上,“放哪儿”又成了一个问题。最后,我将车停在电影院门口。那时候,看电影的人不少,而且都是年轻人。小伙子在姑娘面前总要表现得大方一点,热乎乎香喷喷的红薯便成了他们的首选。

我将烤好的红薯一个个摆放在红薯炉上,用脸盆罩住,这样就不怕红薯凉了。一位大娘对我说:“小伙子,你要吆喝啊!你不吆喝,谁知道你卖烤红薯啊!”

我试着吆喝起来:“卖烤红薯了!”刚一喊出声,我立马感觉脸红透了。幸好,那天我戴着一顶棉帽,捂得严严实实,没人能看见我的脸。

第二天,我再拉着车走在路上,头便慢慢抬起来了,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别人打招呼了。烤红薯虽然很辛苦,每天却有三四十元的进账。对于当时一个月工资不到百元的工薪族来说,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没人买烤红薯的时候,我便拿出一本书,静静地阅读。那段时间,我读了好几本名著,《红与黑》《复活》等书就是那个时候看完的。

每天收摊回家,拍拍身上的灰尘,洗净手和脸,抱着儿子屋里屋外走走,一天的劳累便被抛至脑后。生活是美好的,但需要自己来创造。

时过境迁,那段红薯飘香的时光,已经收藏进我的记忆,成为一段难忘而美好的回忆。

开心,参观完船屋,她便拉着我去田野里玩耍。

秋天的田埂,其实没有很多东西,仿佛为了映照农田的颜色,这个时候的田埂也是光秃秃的,带着一点点枯黄。田埂上的泥巴硬硬的,我和女孩赤脚奔跑在狭窄的泥路上,有时候还会拿狗尾巴草互相“攻击”。

玩累了,我们一起坐在田埂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“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吧?”我问道。“嗯。”女孩犹豫了一会,重重地点了点头。“那我可以给你介绍很多很多朋友了。”我激动地说。“不行,很快我就要走了。”女孩摇了摇头说。

“走?去哪?”我很好奇。“不知道,很多地方,我们家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,我爸妈有时候会帮别人割稻谷赚点钱,有时候是捕鱼卖钱,所以要四处走。”女孩说。“那你还回来吗?”我很想知道。“不会了,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久。”女孩低声说。

后面我们聊了什么,我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当她知道我开始上小学时,她露出了羡慕的眼神。夕阳西下,我们各自被家人喊回家。很有默契地,分别时,我们都没有问对方的名字。或许问了,只是我忘了。

我只记得这个住在船上的女孩,曾经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。